

# 吕松野电影影像研究

陈才易

(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 湛江 400044)

**[摘要]** 吕松野以小成本制作的短片起步, 凭借高超的摄影技术, 获得多个奖项。其成功绝非偶然, 对影像艺术的热爱与追求。在影像风格方面, 吕松野摄影师能够很好的运用镜头语言、视觉节奏、用隐喻性构图来表达人物的孤独性, 显示出独特摄影气质和艺术个性。

**[关键词]** 吕松野; 电影影像; 视觉节奏; 隐喻性构图

## 0 引言

摄影师所呈现的不再是眼中和镜头里的一般影像, 而是思维化的感性影像; 也不只是抽象概念的表达, 而是具象化了的理性影像, 于是电影影像既有了意象, 也创作了艺术形象。吕松野在摄影创作中, 参与导演万玛才旦《塔洛》, 张大磊《八月》, 扬桓《空山异客》拍摄等。三位导演的风格各不相同, 各自风格强烈, 对戏的氛围, 视觉节奏各有不同, 吕松野用属于自己的影像语言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在风格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影像烙印。

## 1 艺术理念: 安静的黑白影像

吕松野在摄影职业生涯中, 非常清楚摄影与电影的意义和作用, 在大学期间使用胶片拍摄, 这为他日后的《塔洛》、《八月》黑白胶片拍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吕松野的成长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儿时兴趣爱好, “随便瞎拍”; 第二阶段, 大学时期电影摄影学习; 第三阶段, 教学与短片创作; 第四阶段, 参与电影摄影, 才华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提升。

吕松野摄影艺术的成熟阶段能够体现他的个人艺术修养与艺术追求, 每个摄影师在第一次担任摄影指导时内心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 吕松野也不例外, 既对挑战感不安, 但同样又对自己充满信心: “你必须先掌握一些技术知识, 你必须让他们相信你具有值得投资的能力, 但绝大多数时候, 人们不会用一个第一次当摄影指导的人。”与万玛才旦、张大磊合作之中, 完善了在他在上学的时候尝试胶片拍摄,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探索。

黑白画面早已不再是电影技术的桎梏, 而成为了一种另类独到的艺术手法, 《塔洛》这部电影运用黑白影像拍摄, 黑白片更能凸显塔洛世界的单调枯燥和精神上的孤独。然而, 并没有用美丽的风光来取悦观众, 而是用黑白片让观众更专注于人物本身。形成了电影尤为意境的艺术表达。《八月》回忆了边远的西部城市90年代的岁月, 黑白影像将往事的怀念慢慢渗透出来, 整个黑白色调下的故事更像是一场梦, 是一场压缩记忆的梦, 黑白影像去除了一些眼睛所能直观抵达的画面, 它让我们感受到夏天可短可长。

## 2 视觉节奏: 舒坦缓慢的景别运动

普多夫金曾指出: “节奏是一种从情绪方面来感动观众的手段。”一般来说, 任何一部作品都应该有一个节奏基调, 主线节奏一于基调上, 这是构建统一的作品风格的重要方面。《塔洛》、《八月》、《空山异客》的摄影视觉节奏其实很像静态摄影。

《塔洛》画面给人的感觉很安静全片只有景别变化, 没有镜头运动, 用镜像让他与人与环境有疏离感、孤寂感。追求一种在构图上的变化。从长镜头折射而出塔洛内心世界的孤独, 到藏区景致的苍凉, 黑白画面俨然都巧妙地形成了这部作品沉稳内敛的基色。《八月》这部电影中镜头的运用, 主要是中景镜头、全景镜头, 特写镜头、远景并不多, 镜头在表现反复盯住双截棍时, 缓缓释出的情绪, 给人悠然恬淡。如: 电影制片厂剪辑师父亲在剪片时, 小雷问, 这是啥呀, 父亲回答, 这是电影, 拿到窗户边上观看, 父亲跟着镜头一起缓缓移动至窗边, 紧接着广播国企改制, 父亲不得不面对现实。

《空山异客》以缓慢独特的影像节奏与镜头运动的方式,

镜头的移动将湘西地区孤寂、令人屏息的山林景致描绘的像是在观赏一长幅画轴一般慢慢让画面、人物与故事展开, 给人一种神秘、哀愁。和尚打禅的山洞、险峻的山林、废弃的工厂与学校等。

正因如此, 吕松野在镜头处理上呈现“慢”, 获得两次金马奖最佳摄影提名奖, 一次亚太电影最佳摄影特别奖。

## 3 隐喻性构图: 不同构图方式具有不同的意境

现代电影的表现手法, 画面构图的表现往往被做了强化的处理, 为的是阐释电影所表现的现代社会的观念、思想及伦理观。隐喻性构图, 在电影拍摄中广泛使用, 不同的构图方式, 具有不同的隐喻, 从而丰富了影片的戏剧性, 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表现形式。

关于这种构图, 中国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作品《黄土地》里, 在山里犁地那场, 翠儿给父亲端饭, 整个画面构图天空占的比重很大, 只出现两个人的头像, 带有强烈的隐喻性。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导演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整个院子的构图就像一个很大的棺材, 一个牢笼, 封建男权社会的枷锁。

《塔洛》中, 牧羊人从派出所出来的画面, 画面的上面留的空间特别多, 彰显了牧羊人在无法融入城市生活, 在城里生活不现实, 将人物进行边缘化处理, 让他显得更加渺小。他在屋外烧火的那个场景, 整个画面都是暗的, 只有一些火光和门里漏出来的一点点微光。显得更加渺小、塑造出孤独感, 但塔洛本人不一定感觉到孤独。

《八月》中, 骑着小三轮喊着“换黄豆, 绿豆, 小米子”人物入画到中间, 左边有一副对联, 人顺家顺百事顺, 右边有一些树的剪影, 这暗示着并不顺利, 不幸的事情将要来临。父亲背着单车, 整个人朝左, 眼睛看着前方, 暗示了面对残酷的现状, 不得不委曲求全。

《空山异客》中, 在山里那场景, 采用的是全景, 两个人坐在一个空间里, 观众看不到人物的脸部表情, 感觉是在挑战观众, 其实是在表达一个观察世界的方式, 将视觉平面化、符号化, 以至于观众会问, 像相片一样的画面。在荒废的破旧的小房子场景, 一男子穿着一条深色衣服, 把衣服上的帽子戴在头上, 站在门框中间, 门框外已经长满野草, 流露出一丝丝悲伤、他似乎在沉思什么。

## 结束语

一个摄影师在创作之路上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就, 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与他合作的导演。吕松野一路走来, 不断成长, 不断探索, 是一位具有很大潜力的摄影师。其摄影的电影以其独特的影像风格焦距人们的眼球, 镜头里使人有安静的感觉, 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色彩。在吕松野电影中的影像中, 指导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电影艺术。

## 参考文献

- [1]仲梓源.“载意之象”的影像创造者——迪昂·毕比电影影像研究[J].当代电影, 2017(01): 141-145.
- [2]姬海燕.论电视画面编辑技巧的运用[J].传媒论坛, 2018, 1(18): 57-58.
- [3]毕学伟.谈电影构图的丰富表现力[J].电影文学, 2012(11): 42-43.